

魔
女
情
俠

上

台湾 ■ 卧龙生著

群众出版社



魔女情俠

[台灣] 卧龍生

上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六〇

江湖中传说：“秦皇玉玦”能使人称霸武林，从此黑白两道便展开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生死争斗……

第一章 佛门惊变

华山的特点，全山皆系石质奇峰，于突兀苍劲之中，蔚然有秀丽之气，其一石一树一峰，均出乎奇瑰，其中三大峰，三十馀小峰，无不是峭壁悬崖，穹高极远，磅礴无畴。

百尺峡旁的静慈寺，是中原有名的大寺之一，庙内殿宇厅堂，均极宏丽，巍峨庄严。

时至正午，偌大一座丛林古刹，寺门紧闭，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。寺门的匾额上，斗大金字“静慈寺”三字中间，却插了一面五寸长的白缎小旗，当中绣了一双张牙舞爪的金龙，绣工精致，栩栩如生。

通往寺门的白石砌成宽大路上，缓缓走来一个白衣的少年，剑眉星目，神采奕奕，有如玉树临风。

当他走至寺门时，瞧见冷清清的情景及关闭的寺门，湛湛眼神不由露出诧异之色。

白衣少年用手在寺门轻轻敲了许久，里面仍是寂寞无声，白衣少年不由一纵剑眉，略一迟疑，突然跃上寺前一株古松之上，探头向里面瞧了一阵，倏的轻身跃上丈余高的围墙，飘落地上。

他大步走向大殿，正要跨上台阶时，突然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满布惊疑之色。

原来大殿之上，纵横陈列着十几具和尚尸体，每具尸体都很完整，看不出致死因由。

他呆呆望了一阵，转身向左边跨院走去。

左边跨院，却是罗汉堂，里面又赫然陈列着几具尸体，他不由轻轻叹了口气，又转身向各处搜去。

三重大殿之中，到处都是狼藉的尸体，但却没有腐臭之味，想来死去时间不会太久。

白衣少年默数死去和尚，竟不下四十具之多，他把每具尸体都一一端详，好像在寻人一样。

在最后一座大殿中，却发现一个古稀老僧，斜倚殿角，胸前僧衣上凝集乌黑紫血，死状至惨。

白衣少年凝视了死去老僧，两眼寒芒闪动，面露戚容。

偌大一座静慈寺，四十多个僧侣中却无一个活口，而死去的和尚，全是死在内家重手法之下。

白衣少年伫立良久，正举步走出大殿，突的一声冷笑，传自身后，接着一个冷傲声音喝道：“站着！”

白衣少年霍的转身，只见佛像之侧站着一个黄衣劲装大汉，两道森冷目光，威严的瞪了白衣少年一眼，厉声地喝道：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你还想走么？”

白衣少年愣了一愣，停步沉声道：“尊驾这话，在下有些不懂。”

劲装大汉嘿嘿笑道：“静慈寺已是鬼气冲天，你急急赶来，可是想早登鬼域？”

白衣少年瞥了劲装大汉一眼，问道：“这寺中四十余口，敢莫死在尊驾手中？”

劲装大汉皱眉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不服气？”

白衣少年双眉一皱，问道：“那方丈寒云大师，也是……”

劲装大汉怒叱道：“问得太多，你如不说明来历，休怪大爷出手无情！”

白衣少年眉间略带忧郁之色，此时见劲装大汉盛气凌人，不由激起心中怒火，淡淡道：“你先把静慈寺罗祸原因说了，在下自然乐于一一奉告！”

劲装大汉冷哼了一声，喝道：“你要寻根究底，可就死得更快！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在下愚昧，敢问其详？”

劲装大汉厉声喝道：“废话太多，你如想留一命，速捡起地上长剑，自残四肢，挖眼断舌……”

白衣少年淡笑道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岂可毁伤，尊命大过离奇！”

劲装大汉浓眉一扬，目露凶光，冷冷道：“小鬼竟敢喋喋不休，如等大爷动手，那可是自绝生路！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在下既然遇上这等惨事，阁下之意生死又不由在下作主，这样糊涂死去，阎王未必肯收，二事请教，好让在下作个明白之鬼如何？”

劲装大汉嘿嘿笑道：“大爷虽没生就菩萨心肠，你既有话要问，最好去繁从简。”

白衣少年指着殿角死去的老僧，道：“这个死去的老和尚，可是本寺方丈寒云大师？”

劲装大汉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衣少年又接着问道：“本寺僧众全是死在阁下之手？”

劲装大汉一踌躇，冷冷一笑：“是与不是，全是一样。”

白衣少年皱眉道：“死因为何，还请阁下一并赐告。”

劲装大汉似是不耐，冷冷道：“你问两事，大爷已一一回

答，此时你是引剑自残肢体？还是等大爷动手？”

白衣少年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舍命一死，寒云大师死因，阁下何必吝而不言？”

劲装大汉瞪了白衣少年一眼，道：“寒云秃驴，与敝上仇深似海，本利加倍讨还。”

白衣少年似是满怀怆痛，神态激动，掉头望了地上死去的寒云大师，黯然叹道：“在下跋涉千里，那知大师竟已遇害，悠悠苍天，难道让在下终生含恨？”

劲装大汉狞笑道：“看你婆婆妈妈地样子，好像有舍不得死去之意？”

白衣少年星目中射出慑人光芒，厉声道：“寒云大师纵与贵上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全寺四十多个僧众，难道都是罪不可赦？”

劲装大汉纵声狂笑道：“你竟敢出言顶撞，胆子可算不小！”身形一闪，快逾闪电地飘身大殿当中，出掌如刀，蓄势待发。

白衣少年冷笑一声，鄙夷的看了劲装大汉一眼，若无其事的负手而立。

劲装大汉蓄劲待吐，突闻藏经楼上一声娇叱，一团红影，自六七丈高的楼上疾射而下。

白衣少年定神看去，只见大殿门前俏立着一个身着红衣的少女。

那红衣少女，生得美艳绝伦，明眸皓齿，长发垂肩。

此女轻功造诣之高，只瞧她自六七丈高楼跃下身法，当今武林之中，有这等火候的人还不多见。

红衣少女打量了白衣少年一眼，回头向劲装大汉说道：

“那两个秃驴，已向关洛道上遁去，速传令沿途门下弟子，快将两颗秃头提来见我！”

劲装大汉躬身正要退出，红衣少女又娇喝道：“这两个秃贼关系重大，决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，我把这事交你去办，如有差池，三日之后，你就该提着自己的脑袋到红楼听令。”

红衣少女神态自若，劲装大汉却面色一变，诺诺连声，急向殿外奔去。

白衣少年心中一凛，不信眼前这个貌美如花的少女，竟是一个凶狠绝伦的杀人魔王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不由多打量了红衣少女几眼，同时又感到进退维谷，踌躇不决的是否该就此离去。

红衣少女一双秀目，扫了白衣少年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偷偷闯入静慈寺中，犯了咱们大忌，你先说说你与这静慈寺究竟有什么渊源。”

白衣少年昂然道：“佛门胜地，姑娘能来，在下就不能来？”

红衣少女淡淡一笑道：“答得好！你可知这寺中之人，全是死在我的手中？”

白衣少年仰头笑道：“在下正要请教姑娘，这惨绝人寰的血腥事，姑娘未免狠毒一些。”

红衣少女娇笑道：“你敢当面指责我，若按咱们戒律，你就该死上两次。”

白衣少年纵声狂笑道：“姑娘口气不小，暂且抛开在下来静慈寺原因不谈，倒要试试姑娘要在下如何死法？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单以咱们处置异己之法，就有二十四种之多。”

白衣少年嗤之以鼻，接着道：“在下擅入静慈寺，而又触

犯姑娘，敢问该受何刑？”

红衣少女拢了拢头上秀发，纵眉道：“瞧你神光内莹，已习就了上乘武功，这时我却又改变了主意。”

白衣少年奇道：“姑娘可是无制胜把握，有些顾虑？”

红衣少女好似听到一件十分可笑之事，突的一阵娇笑，然后柳眉一竖，冷若冰霜的道：“米粒之光，也敢与日月争辉，你如妄想以微薄之技，恃强相抗，那可是自速其死！”

白衣少年微愠道：“姑娘只凭一己臆测，未免言之过早。”

红衣少女突的格格娇笑道：“瞧你外貌还带几分清秀之气，那知虚有其表，鼠目寸光，其笨如牛！”

白衣少年怒道：“姑娘何逞口舌之利，单以这死去的四十多个僧众，在下就不拟置身事外，何况……”

红衣少女道：“何况什么？说下去！”

白衣少年沉声道：“寒云大师平白死去，在下饮恨无穷。”

红衣少女淡笑道：“那寒云秃贼，可是你骨肉至亲？”

白衣少年摇摇头，接着叹了口气道：“人即被你杀死了，不说也罢。”

红衣少女星目流转，淡笑道：“大不了这秃贼也是同你有血海之仇……”

白衣少年皱眉道：“你别信口雌黄，事实上恰如其反。”

红衣少女目不转睛的看了白衣少年一眼，接着道：“那就是有恩于你了，只怨你来迟一步，这可怨不得别人。”

白衣少年冷笑道：“姑娘好轻松的口气，眼前这几十条性命，无辜惨死，在下不能不闻不问。”

红衣少女娇笑道：“那你是想同我一搏了？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不错，杀人偿命，这四十几条人命，由姑

娘一人抵偿，便宜仍是姑娘！”

红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“你看见这些和尚死去，如果不代他们雪恨解仇，可是于心不忍，寝食难安？”

白衣少年傲然道：“大丈夫惟求心之所安，义之所至，纵赴汤蹈火，亦万死不辞！”

红衣少女暗然道：“那就对啦！寒云秃贼与家父有断臂之辱、杀妻之仇、毁家之恨，血债血还……”

白衣少年诧然道：“寒云大师望重武林，姑娘所说，却难令人置信，况寺中僧众何辜……”

红衣少女冷笑道：“秃贼曾杀家母，断父臂，寒门僮仆三十口无一幸免，本上加利，你以为太多？”

白衣少年皱眉道：“姑娘好重的利息，但在下家父，受寒云大师救命之恩这笔账，咱们该怎样算法？”

红衣少女眼珠转了两转，像是想起一事，淡笑道：“令尊何人？相公台甫高姓？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在下赵时雨，请恕别有隐衷，歉难多作奉告。”

红衣少女浅笑道：“你既隐讳不愿多言，咱们公平交易，两不吃亏，我叫柳飞羽……”

赵时雨苦笑道：“姑娘顾左右而言他，咱们还是言归正传。”

柳飞羽愣了一愣，道：“相公可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？”

赵时雨佛然不悦道：“比武过招，全凭技艺取胜，姑娘伶牙利齿，在下甘拜下风。”

柳飞羽蹙眉道：“寒门戒律最严，小妹从不轻易动手，设

若出手，必是不留活口，相公何苦逼人太甚？”

赵时雨冷冷笑道：“在下嫉恶如仇，遇到大奸巨恶，却不念及上天好生之德。”

柳飞羽嫣然一笑道：“相公外貌忠厚，辩才可算一等。”

赵时雨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若是存疑，咱们正好一试。”

柳飞羽也不言语，纤手虚空一扬，左手齐肩斜划，突疾旋身，两掌上下齐吐，出手怪异，却快速无比，但只作比划之势，并没蓄劲外吐。

柳飞羽淡笑道：“这招平淡无奇，敢问相公破解之法？”

赵时雨昂然笑道：“这一招三式，一气呵成，三式又暗藏相连杀机，乃武当不传之密……”

柳飞羽道：“相公果然博学广闻，如我乘前势余威，接着以少林‘白云出岫’，相公又该如何？”

赵时雨微微一笑道：“‘白云出岫’果然抢尽先机，在下若用‘扬汤止沸’封着门户，再以‘乾元指’，反点姑娘‘气俞’大穴，不知可算败中取胜之法？”

柳飞羽展颜笑道：“高明，高明，但我如用‘三阳开泰’招式，避出指袭，一式两用，相公那时门户大开，七处八穴，齐罩在我掌指之下，先机失而复得，当世高手，恐亦难想出自救之策了。”

赵时雨扬声笑道：“那又未必，我立时反踩七星，避开要害，然后以‘挥戈射日’迎面攻来，再趁势变为‘陈仓暗渡’，‘挥戈射日’虽可化解，‘陈仓暗渡’恐难闪身躲过？”

柳飞羽格格笑道：“武当出手以轻灵见长，‘举火烧天’借势跃退三步，同时在跃退之际，出其不意，以‘丹凤朝阳’不是轻而易举转危为安么？”

老人脸色一变，急急问道：“什么，静慈寺近罹奇祸？”

赵时雨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几个时辰之前，‘金龙令主’柳啸天之女柳飞羽，率众寻仇，全寺僧众，无一幸免……”

老人面露惊疑之色，道：“老弟可是亲眼所睹？”

赵时雨道：“在下赶到静慈寺时，全寺已无一活口！”

老人皱眉沉吟道：“神州孤客柳啸天，何时与寒云大师成仇，老夫怎没听人说过？”

赵时雨叹道：“在下亲听柳姑娘说过，柳啸天与寒云大师有杀妻之仇，断臂之恨，毁家之辱！”

老人摇头道：“这就奇了，寒云大师一向声誉极好，深受武林同道敬重，只是冷傲一些，怎么与这绝代凶人有杀妻毁家之仇，何况……”

老人身侧的绝色少女，看了白发老人一眼，婉然笑道：“柳飞羽也太张狂了，旬日之间，已把中原武林道上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她这样大开杀戒，必是别有用心。”

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柳啸天二十年前突然绝迹武林，江湖同道，莫不啧啧称异，传说此人在巫山受人重惩，此番复履江湖，看来这恶中之恶，更要变本加厉，为害武林了！”

绝色少女一耸秀眉，笑道：“她父女这样目中无人，女儿深深为爹爹忧虑不安。”

白发老人捋须笑道：“你爹在武林道上，虽不是什么了不起人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她父女若要是找到咱们头上，咱们难道是省油之灯？”

绝色少女摇头道：“寒云大师一代高僧，一向与人无忤，竟然身罹奇祸，女儿之见，咱们就是不惹他，可能她父女也会上门来寻事！”

赵时雨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请恕在下眼拙，老丈可是名震武林的中原三鼎之一的六合老人南宫老前辈么？”

白发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什么三鼎四鼎，老夫正是豫西南宫浩，眼前说不定柳氏父女就要找上门来，苍松坪这支鼎足毁去，武林三鼎，就成了两脚香炉了！”

赵时雨肃容拱手道：“久仰前辈侠名，今日不期而遇，着实快慰生平，在下西蜀赵时雨，这位想必是前辈掌珠，天南翠凤南宫燕姑娘了？”

南宫浩点了点头，朗声笑道：“老夫父女就喜游山玩水以及爱这杯中之物，除此别无所能，今日能结识赵老弟，确是生平一大快事！”

南宫燕蹙眉道：“爹爹一杯在手，什么也不管了，女儿倒想起一事？”

南宫浩笑道：“别跟爹打哑谜，有话就快些说。”

南宫燕展颜一笑道：“传闻大漠秃鹰林土霸，芙蓉夫人韩媚娘，近忽出现关洛道上，这二人已有十年未曾涉足江湖，此次竟然结伴来此，决非无因！”

南宫浩双目寒芒一闪，点头笑道：“何止这两人，近日南诏豪客翁翬，宇内神偷齐振声，也曾现身风陵渡，这些黑白群雄，风尘仆仆赶来中原，如无重大事故，怎会如此巧合，看来即将八方风雨会中州了！”

赵时雨剑眉一扬，正容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不错，柳飞羽曾亲口对在下说过，‘三日之内，青螺谷祸起萧墙，半月后少林寺变生不测’！”

南宫浩心中一震，目光炯炯的看了赵时雨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最喜爽快之人，我有一事请教，老弟愿据实回答我？”

赵时雨毫不迟疑答道：“在下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！”

南宫浩点头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他停了一停，接着道：“老弟千里迢迢赶来静慈寺，只是专诚拜谒寒云大师？”

赵时雨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南宫浩微笑道：“老弟与那寒云大师可是渊源深厚？”

赵时雨摇头道：“素昧平生，在下远途跋涉赶来，只为一事不明，请益寒云大师。”

南宫浩双目精芒暴射，如同冷电一般，道：“究为何事？能否为老夫一道？”

赵时雨面有难色，皱眉道：“请恕小辈有不得已隐衷，歉难将内情奉告！”

南宫浩冷冷道：“老弟这么一说，老夫越听越是糊涂！”

赵时雨歉声道：“事非得已，还请前辈曲予见谅！”

南宫浩仰天长笑道：“老弟不说那也罢了，柳飞羽作了这等惨绝人寰的事，还把一些隐秘之事相告于你，老弟与她亦是素昧平生，这叫老夫百思不得其解！”

赵时雨正色道：“柳姑娘矢志亲仇，积恨难消，纵然过于残忍一些，那也是人情之常……”

南宫浩冷哼一声，接着道：“早年神州孤客，恶名昭彰被人目为‘恶中之恶’，老弟替她辩护，令人……”

赵时雨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晚辈也觉得她太狠毒一些，只是为报亲仇，义正词严，无懈可击，所以晚辈才与她订下半月少林寺之约！”

南宫燕娇笑道：“柳飞羽真个目空四海，咱们实难咽下这口怨气！”

她停了一停，回头看了她爹一眼，接着道：“中原三鼎，唇亡齿寒，咱们快些赶去助仇老前辈一臂之力，杀杀这贱婢气焰好吗？”

南宫浩沉吟道：“这是咱们义不容辞之事，听说柳啸天罗致了不少武林同道，那贱婢又在翠谷建立了安身之地，其中险恶重重，武林同道格于身份，不愿去招惹她，那知她羽翼已成，竟成祸患……”

南宫燕低头沉思一阵，笑向赵时雨道：“柳飞羽残忍凶狠，不下于她爹爹，这贱婢好似对赵相公别眼相看，赵相公不可不防！”

言罢，情深款款的看了赵时雨一眼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不觉粉面微红。

赵时雨坦然道：“在下在静慈寺中，曾与柳姑娘口述比试武功……”

南宫燕睁大了眼，插口道：“这倒有趣，别开生面的比试，想来一定精彩得很！”

赵时雨皱眉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柳姑娘不但武功奇高，且深谙各门派武学之长，比试时候，奇招迭出，说来惭愧，在下自认为已稳操胜券之际，却被她一招绝学迫得无法化解！”

赵时雨随即把在静慈寺中口述武功情景约略说了一遍，南宫燕凝神静听，不禁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这贱婢武功，果然庞杂无畴，她说能解救相公那招‘苍龙入海’，决非无的放矢，但她适可而止，却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！”

南宫浩看了看身前这个少年，顿觉此人深藏不露，更动了心中疑念，接口道：“老弟武功，果然不同凡俗，令师想必是当代奇人，如老夫所料不错，老弟大概是二圣或一仙门下？”

赵时雨略一迟疑，接口道：“家师一生很少现身江湖，说出来也没有人知道，而且一再告诫晚辈，日后行走江湖时，万不可提及他名讳……”

南宫燕淡笑道：“爹爹不用胡猜了，赵相公想来确有难言之隐，听说二圣早已物化，一仙又是一个女子……”

南宫浩冷笑道：“你爹只是一时好奇罢了，难道还会强人所难？”

南宫燕不愿老父旁敲侧击追问下去，掉转话头，道：“仇老前辈人单势孤，这贱婢率众前去，他老人家处境堪虞，女儿之见，咱们还是快些儿赶去……”

南宫浩仰脸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三鼎荣辱相关，纵横江湖几十年，没想到垂暮之际，竟有人敢登门寻隙，看来你爹这几根老骨头，却非搁在关洛道上不可了！”

武林人物，热血可流，头颅可掷，就是这点名心难淡。

南宫燕柳眉一颦，道：“爹爹常常告诫女儿遇事不可气浮心躁，前些时候听说这贱婢如何狠毒，就料到她终有横行江湖之心，这样正好！”

赵时雨缓缓站起来，沉声道：“少林寺之战，关系非同小可，在下急于前往报警，就此告别！”

举手一拱，大步向峡谷奔去。

左转右旋，片刻工夫，赵时雨消失在崎岖山道之中。

南宫燕好似不胜伤感似的，面露戚容，怅然的望着赵时雨奔去方向，呆呆出神。

南宫浩看了他女儿一眼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此人闪烁其词，武功却又奇高，他在静慈寺中，居然同那贱婢互不相犯，竟又赶去少林寺报警，怪诞离奇，你爹能不动疑？”

南宫燕摇头道：“爹爹所说不无道理，但女儿不敢苟同。”

南宫浩眨了眨眼，诧然道：“你一向料事无差，你爹倒要听听你有什么高见！”

南宫燕微微一笑道：“爹爹忘了柳飞羽大肆收罗武林群豪么？她存了笼络于他之心，女儿预测此人日后必在纷乱之中，关系至大，如被那贱婢收罗门下，柳氏父女如虎添翼，那才为害非浅。”

南宫浩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虽言之成理，但又似是而非，你爹虽然老迈，但却料到几分……”

南宫燕粉脸一红，故作不解。

南宫浩望了望天色，独自道：“咱们也该走啦，迟去一步，让那贱婢得手，你爹只有抱憾终身了。”

霍地一跃而起，父女两人双臂一抖，凌空跃起一丈多高，疾如流矢一般向峡外奔去。

暮色沉沉中，赵时雨到了一处偏僻小镇。

他找了一处客栈住下，叫店小二送来了几色酒菜，郁郁不乐的举杯独酌。

想到寒云大师之死，不禁引起无限怆痛，看来以后寻找杀父仇家，如同海底捞针一样，触及伤心之处，暗自掉下两行热泪。

正热泪盈眶时，忽听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笑声，接着道：“寒夜独酌，最易令人触及愁肠，夤夜造访，相公欢迎这个不速之客么？”

赵时雨耳目灵敏，闻声已知是谁，不由一愣，急忙以袖拭泪，大声道：“是柳姑娘么？”

只见房门开处，柳飞羽缓缓走了进来，星目流盼，仪态